

明末野史



明末野史



明末野史

東明聞見錄

丁順治四年魯監國二年
亥永歷元年
春正月帝幸桂林

清師薄廣城且急。輔臣瞿式耜請視師。督戰士駐峽口。而清師復據廣城。司禮王坤趨上而避之。耜夜棹小舟留駕曰。我兵水路。鳧至三水。可上下。搯也。爭之不得。請身留肇慶。宗人府朱容藩曰。左右所持。惟式耜一人。式耜留守。上行益孤矣。不許上舟西。耜部署五日。始疾發抵梧。上行已五日矣。丁魁楚惑於奸弁蘇聘。從梧入岑溪。王化澄攜中樞印去潯州西上。護蹕者。惟輔臣瞿公而已。上於正月抵桂。耜分部守禦。諭誠楚蜀各路征鎮。粵西盡山川上游。東決不敢仰而攻。兵士雲屯。湖南北立需戰。粵南寧太平。出滇柳州慶遠。通黔左右江。四十五洞。土狼標勇。襲國家威惠。三百年撫粵。悉受銜。足資內備。復疏請王錫象文安之為相。周堪廉郭都賢劉遠生為六卿。召給事丁時魁掌禮垣。給事金堡。素稱清直。終制召還。時草昧之初。惟瞿輔臣導養聖

德修紀綱。挽人心。布威武。抑權閹。起用人望。招徠俊傑。為首務。一時朝廷倚以為重。

文安之王錫衮入閣辦事。

從瞿式耜請也。不書原官。闕疑也。

湖廣巡撫何騰蛟督川廣江諸路兵馬。

從瞿式耜請也。晉閣學。

清師入肇慶府。朱治澗降之。

治澗字子晦。浙江舉人。崇禎時為肇慶府同知。驟陞兩廣總制。至是終為佟

李逼薙髮云。

清師入梧州。曹燁降。丁魁楚被殺。

先是人傳清兵取肇。將薄梧蒼。梧知縣萬思慶作一大木龜。令人牽之。號于路曰。降敵者似此。及佟李兵進薄梧州。廣西巡撫曹燁以春秋得雋者也。因輿觀肉袒牽羊以迎。曰。燁不知天命。不早事君。使君懷怒。以及下邑。燁之罪也。若以罪不赦。諸軍唯命。若惠邀天之幸。苟保首領。使得自新。君之惠也。涕

泣不敢仰視。李成棟笑而釋之。兵入梧州。思慶大書曾燁姓名于木龜上。置諸堂廂去。時輔臣丁魁楚以三百餘艘載黃金二十萬。白金二百四十餘萬。兩入岑溪。李成棟追及殺之。而諸河關門無存者。

清師入平樂府。陳邦傅走。

清師入平樂。邦傅棄城趨南寧。佟養甲改廣東布政。耿獻忠為廣西巡撫。獻忠陝西人。初任金華府同知。與朱大典同守府城。歷陞道陞撫。降清授布政。

二月帝幸全州。

平樂報至。司禮王坤又趨上幸楚。輔臣瞿式耜上疏畧曰。上不幸楚。楚師得以展布。自有出楚之期。茲者半年之內。三四播遷。兵民狐疑。局促如飛瓦。翻手散而唯覆手合。又曰。在粵而粵存。去粵而粵危。我進一步。則人亦進一步。我去速一日。則人來亦速一日。又曰。楚不可遽往。粵不可輕棄。今日勿遽往。則往也易。今日若輕棄。則入也難。今海內幅員止此一隅。以全盛視粵西。則一隅似小。就西粵恢中原。則一隅甚大。若棄而不守。愚者亦知拱手送矣。不聽。

以兵部尚書瞿式耜留守桂林。

式耜知駕不可留。請身留桂。遂敕耜為留守。特賜尚方劍兼文淵閣大學士。便宜行事。各路悉乘節制。復疏請上暫蹕全州。以控扼楚粵之中。內外兼顧。楚奉威靈。近奮氣而下粵。士知法駕未遠。踴躍以恢東。

三月清師攻桂林。留守督師瞿式耜帥師大敗之。

清從平樂直入桂林。虛無甲兵。留守連檄召焦璉。璉駐別縣黃沙鎮。聞召。即率騎三百人來。時山水汎溢。士卒俱從水中行百里。水及馬腹。至江無舟。搜村落得漁舟二小艇。士卒次第渡畢。璉乃渡。以三月初十日薄暮抵桂。留守懼甚。拊其背而勞之。如家人父子。翌日遣人于大墟運糧。而清兵數萬猝至。一卒倉皇奔報。氣急舌結。喘息僅屬。東西指曰虜虜。留守笑曰。虜至耶。何張皇若是。清騎數十。乘虛突入文昌門。留守署在城東樓下。清師已登城樓。一矢集留守綸中。留守叱曰。狡虜敢乃爾。呼焦璉。璉袒臂控弦。提刀至留守門。挽弓自下射。一酋顛。清矢集屋上。或中免謁牌。璉發數矢。敵應弦而倒。清騎乃下城。短兵接戰。時城中乏食。璉所統三百人。方糜粥畢。猶不知清騎已入。

閉城門。清餘騎由是不得出。繞城走。璉復殺數人。清騎復上城。挾馬越城下。奔大軍。璉即麾三百騎大呼殺出。清兵自渡江來。未有抗衛者。見璉方錯愕。璉引騎直入其營。左右衝突。所向披靡。自寅至午。斬首數千級。冲清兵為三。清兵復合兵圍之。璉又大呼殺出。戈刃所及。血雨肉飛。殺數千騎。清師胆落。留守復率士民擊金鼓以助軍威。追殺數里。清以數十騎遁去。斯役也。璉以三百騎破清兵數萬騎。桂林得全。南渡以來。武功第一。

安國公劉承胤遣兵次於桂林。

先是留守疏請詣全徵兵。承胤從武崗入。猶尊朝廷。逐司禮王坤為竊天子權。面叱周鼎瀚為奉奄。寺鼻息。雅重留守。發兵數千援桂。

詔晉瞿式耜武英殿大學士兼少師太子太師不拜。

上遣官徵式耜入行在。備敵甚嚴。不敢奉詔。以守桂功。進官不拜。

吏科給事張家玉恢博羅縣。清兵至復陷。家玉死之。

家玉癸未進士。廣州新會人也。官侍讀。兼吏科給事。誓不肯降清。起兵海上。沿海諸縣。旋復旋失。志不可挫。復恢博羅縣。慷慨賦詩。自分必死。已而清兵

迫及斬之。懸首通衢。顏色如生。
夏五月。劉兵亂。守將焦璉逐之。

承胤諸部至桂。挾餉不出兵。留守搜庫藏而外。捐囊萬金。夫人邵氏捐簪珥數百。兵卒不肯出。與焦兵主客不和。譁變擊門。掠市而去。

帝幸武崗。改為奉天府。

劉承胤請以金吾郭承吳。馬吉翔。嚴雲從。封伯。御史毛壽登。叅金吾無矢石功。何得援邊例。吉翔等疑疏出。劉湘容告。周鼎瀚遂羣嗾承胤。逼上立下廷杖百。縛壽登。湘容及御史吳德操。萬六吉于行。在午門外朝諸臣。亦跪午門外。伏地不起。申救乃免。四臣俱落職。承胤益橫。遂攬大權。挾天子幸武崗。留守瞿式耜疏留蹕。全陽曰。聞郊禮成。即圖移駕。不知將回桂林耶。幸武崗辰沅耶。夫皇上原以恢復兩粵為心。不徒兩粵未恢。未可移駕。即東粵未恢。且當駐全也。不聽。竟蹕武崗。專官再促留守入直。留守不奉詔。

清師攻桂林。留守督師瞿式耜帥師大敗之。遂復陽朔平樂。

清遣恭王孔有德。淮王耿仲明。治王尚可喜。取湖南諸府。進取廣西全州。將

抵桂林。五月二十五日。偵兵報積雨城壞。遂大軍入薄城下。環攻文昌門。吏士失色。時焦璉為流矢所中。血流至肘。奮臂而呼。督師撫按。肘羽腋石。分門嬰守。用西洋銃擊之。清師馬騎勢稍却。乃出城戰。擊殺數千人。自辰至午。不及餐。將士枵腹。留守括署中米蒸飯。親出分哺。將士益樂用命。向晡雨未息。暫退出兵。明日復出戰。璉奮力直入。橫冲其陣。清師大靡。棄甲曳兵而奔。留守先令路將馬之驥。伏於隔江。聲相接。勢倍振。清師初分路。從間道。粟木嶺來。之驥待銳一決。疾馳渡江。運棚提鞭。連斃三人。清師氣奪大北。追殺二十里而還。孔有德敗時。望虞山樹木。皆以天神。幾為焦兵所及。自此不敢窺桂。云。時三月之內。危于清。亂于兵。留守從容指揮。乃得底定。璉久將桂人心服。留守以國士遇之。得其死力。璉乘勢遂復陽朔。并下平樂。

征蠻將軍恩侯陳邦傅復梧州。

時懷集縣丞徐定國。向匿山中。誓不雜髮。至是引兵復懷集縣。廣西御史魯可藻。督師復賀縣。富川。引兵至平樂。與焦兵會。陳邦傅由賓柳及潯州。清師大懼。其巡撫耿獻忠。遁還廣州。遂復梧。

旌保桂功。封瞿式耜臨桂伯。焦璉新興侯。式耜辭不拜。

疏曰。本朝封拜文臣。自王威宣王新建外。指不多屈。或憐臣死守孤城。謂者會無虞。不妨破格。以行鼓勵。其如貽笑四方。何不允復。疏報軍情曲折。并自劾。曰。自二月十五日移蹕之後。以迄五月二十九日。凡百有六日矣。此百六日中。遇虜變者二。遇兵變者一。皆極危險。萬死而無一生之望者。夷狄患難。變故當前。總辦一死字。亦遂不生恐怖。不起愁煩。惟是臣之病。不徒在身。而在心。不徒在形。而在神。身與形之病。可療。心與神之病。不可醫也。又曰。臣所依恃者。皇上。皇上駐全。猶有見天之日。駕既幸武。臣復何望。再請返蹕。全陽不聽。

以魯可藻巡撫廣西。

可藻和州人。以明經授新城縣。有政聲。考最陞御史。巡撫廣西。留守叙軍功。拜是職。

秋八月。劉承胤叛降清。奉天皆陷。清師殺之。

勳鎮劉承胤。號鐵棍。擁重兵。善健鬥。然子女玉帛。愛戀恐失。遂出降清。上倉

皇出走。清師入武崗。利承胤之賁。佯與結盟。數月後。召與宴。殺之。

清師執吳炳。

上之出也。百官俱未之知。吳炳以疴疾留。被逼雜髮投誠。未逾月病死。

帝幸柳州。

承胤之降也。百官未知。上先知之。獨與太后倉皇出奔。惟錦衣衛馬吉翔步從。百姓獻雞黍。土司獻金刀。皇上昏慰勞之。崎嶇險阻。由武入粵。瞿留守遣人間道。請由古塗還象州入桂。上次柳州。留守極言不可。他移一步。黔滇地荒勢。馮忠義心渙。三百年之土地。僅存粵西一綫。返蹕收復。號召聯絡。粵師出粵。以恢江賴。楚師出楚。以恢武荆。再疏請迎。極言粵西之山川形勝。兵馬人情。俱有可恃。年時豐稔。飛輓有資。上三勅台留守。留守不赴。

督師閣部何騰蛟來桂林。

督師何騰蛟。新參嚴起恒。咸至桂林。安南侯郝永忠。率兵驟至。疑主兵不相容。大不安。瞿留守加禮撫慰。永忠樂為之用。宜章伯盧鼎。亦至自楚。留守復疏請蹕。極言柳州犴獐雜處。地瘠民貧。不可久駐。慶遠壤鄰黔蜀。南寧地逼。

交夷。壤遠勢僻。難圖中興。不可遂幸。邇來將士。瞻雲望日。以桂林為杓樞。道路臣僚。疲趼重瀕。以桂林為會極。江楚民情。尚以桂林為拯救之聲援。騰蛟與永忠鼎璉等。俱分防駐汛。可圖恢復。不聽。

帝次象州

覃裕春子鳴珂。與龍文明構兵。驚移聖駕。倉皇跋涉。宛如武崗。會陳邦傅子禹玉。以二千人送駕。軍容始備。復次象州。

冬十有一月。督師何騰蛟大敗清師于全州。

瞿留守曉夕籌畫。調和主客。集郝永忠。焦璉。誓于神前。刻期出師。宜章伯盧鼎。與滇鎮總兵趙印選。分路駐全。鼓勵坐滿。勸餉捐輸。轉運不絕。騰蛟得展其韜畧。大敗清三王之兵于全州。斬級無算。獲名馬駱駝而還。諸師連營而軍。如天津關。道亘三百里。清師退入楚。

帝還桂林

劉湘客作留守傳。詳其事曰。自十一月上。自象蹕桂。自春徂冬。公不徒治軍。而兼治民。身在危城。念切廷陞。公曰。所重者在外。猶在內也。司禮龐天壽。七

月請催兵下梧。久在粵。舊司禮王坤。被劉承胤逐者。復入自武崗。至柳。至象。票擬皆全。粵馬吉翔手也。公欲上攬大權。明賞罰。嚴好惡。親正人。聞讜言。威惠兼行。以服遠近。其政事之得失。肇慶時爭而得者十半。茲爭而不得者十半。閣擬多改票。指曰。上意爭而不勝。其爭者更十之九矣。公嘆者。勲帥奕儒。觀望。詎非朝廷之處置。無以服其心耶。騰蛟再督師出全。兵益不睦。焦璉下平樂。永忠壁興安。公憂勞于密勿之間。每日既無以挽政事之得失。又無以輯和勲鎮之心。在內在外。兩無所得。心心覩覩。搏手奚補哉。五鼓肅衣冠而起。黎明入閣。夜分始歸。處流極之運。肅然如治朝也。視上動靜。審上飲食。雖羹瓜燒餅。非時莫進。上不食。不敢先食。家人凜凜操作。猶孝子之事嚴親也。各路奏使。延之入語。計道路遠近。給發路糧。江閩慶浙。書使慎密。遠方蠟表。一月數至。其遠人亦以柱為歸。動諭黔蜀進兵。

戊順治五年
子永曆二年 魯監國三年

郝永忠壁興安。聲言被襲。夜至關。欲撤兵。左右禁近。臣即欲上遷。命鑿輿。不旋時。留守瞿式耜曰。不可。督師警報未至。營夜驚。毋大恐。二百里外風塵。遽

使駕靈處耶。播遷無寧日。國勢愈弱。兵氣愈難振。民心皇皇。復何依。左右禁
近。益周章不止。杞曰無已。候督師歸。果急。甲士山立。觀兵督戰。天威咫尺。激
勵將士。若以走為策。桂危。柳又不危乎。今日可到桂。明日獨不可到南。太平。
反覆數百言。上曰。卿不過欲朕死社稷耳。留守泣下沾衣。嚴起恒曰。明晨且
議之。五鼓留守備御用銀三百兩。將進。而乘輿已發矣。時二月二十二日也。

盜掠桂林。

郝永忠。闖賊李自成之左營也。受撫後。素不奉約束。先是總兵陳龍友。忠勇
善戰。屢挫強敵。以二百騎。候見督師。何騰蛟。永忠襲其營而殺之。剛愎貪傲。
其天性也。惟騰蛟稍制之。前與焦兵不合。瞿留守曲為調和。撫慰永忠。稍為
留守用。及壁興安。會有江西進士蕭琦。留守知永豐時。門生也。為人僉士。以
禮垣驟陞司馬。時居永忠營。日夜求所以媚之。遂言桂林富饒。留守殷厚。趣
永忠赴闕。因聲言清兵劫營。即撤兵西上。抵桂。巡撫于元燁。請式。杞堅壁閉
城弗納。而琦說以舊誼。說留守。納永忠。比入城。即縱兵宣淫擄掠。極其慘酷。
焦璉道人謂留守曰。強敵外逼。奸宄內訌。勢不能兩全。願移師至桂。保公出

城駐兵城外。候賊乏食。必出城外肆掠。則統兵四面擊之。不過數日。而賊兵可盡矣。然後以全為保障。以梧為門戶。協力守禦。事可萬全。留守以治兵相攻。恐傷百姓。且虞敵騎搗虛不聽。至是留守以乘輿早發。疾出送駕。永忠即以數十兵遮留守車。數十兵躡留守署。冠服圖書被劫。城中百姓奮擊。俱為殺傷。留守家人假何督師令箭。救留守家屬得出。留守裸體坐署中。持令箭者逼留守登舟。滇營亦自靈川撤兵。城內烟火高于樓櫓。留守家人放舟三里樟木港。黎明少司寇劉遠生等至。留守一日一夜不飲食。惟嘆息不及送駕。不死署中為恨。遠生等謂兵變倉卒。急難着手。請下朔平間。催焦璉入援。發檄遠近。無內恐。檄紳士毋驚疑。雜髮。檄一吏入桂。息烟火。收倉儲。毋為亂人所搬盜。留守然之。舟下三十里。豆市井入民屋。草檄分發。明日留守小艇返桂城下。俾知留守在也。仍暫下陽朔。璉兵續上。楚鎮周全湯熊兆佐亦入桂城。留守檄按察司僉事邵之驊部。璉兵收視倉中餘米。定人心。三月初一日入桂。廡舍零落。滿城暴屍骨。火烟中燔炙氣耳。留守令軍悉屯官舍。洒掃街路。其從官被擄。似寡人者。漸周給之。太常卿黃大玄死于兵。棺殮之。桂城

始有人迹。督師何騰蛟自永寧至。滇鎮胡一清統兵至。焦璉自平樂統兵至。軍復大振。

豫國公金聲桓。建武侯王得仁圍贛州。

聲桓雖為清臣。意常怏怏。不樂為用。及鎮江西。屢忤按臣。副將王得仁勸金反正。金領之。正月二十七日。乘清官俱集府治。驟率兵圍之。盡殲焉。傳令百姓俱易漢裝。稱隆武正朔。草檄四出。遠近響應。江西全省俱復。楚地震動。獨贛州未下。清鎮守湖廣羅提督。恐聲桓兵趨廣。欲先敝金兵于贛州。因觀勝負為向背。遣人移書曰。人心未死。誰無漢思。公創舉非常。扶大義為天下倡。天下咸引領企足。日夜望公至。但贛州東西要害。山川上游。公欲通粵。則贛界其中。公欲他出。則贛乘其後矣。若先下贛。贛下。則楚地可傳檄定矣。金以為然。至是率師圍贛。贛守將高進庫。即前左吉安父兄妻子。俱為滇兵所殺者也。又以先受不肯下。移書佟養甲。謂贛為東粵門戶。贛朝下。則粵夕受兵。贛城三面拒山。皆崇崖峭壁。仰面萬仞。勢難驟攻。第列營固守。城中乏食。不及旬日。束手待斃。我為公守。公資我糧。先有清官。貴到採辦銀六萬兩。養甲

借三萬給之。

三月清師復攻桂林。督師何騰蛟帥師大敗之。追至全州。

郝賊亂。後清師意桂林空虛。烏金王帥兵數萬直抵北門。指揮談笑。謂城且旦夕下。瞿留守坐北門。慰勞軍士。勉以忠義。何督師督將校分三面出。胡一清統滇兵從文昌門。周金湯熊兆佐統楚兵從榕樹門。督師同焦璉從北門。戰未合。璉即奮臂顧左右曰。璉為諸君破敵。單騎橫矛。直奔清營。清兵圍之。矢如雨下。璉左右冲擊。勢如遊龍。清兵合而復散者數次。撫粵將軍劉起蛟見焦璉被陷。大呼散入。與璉合擊。殺數百人。貫其營而出。會胡一清從東至。督師撫其背曰。兒好為我破虜。一清即躍馬奮擊。殺數人。奪敵馬而馳。一清好剪馬鬣。每乘馬必剪其鬣。清師認為牛。輒曰。此騎牛蠻子。不易當也。故與焦合兵而前。金湯兆佐從旁橫擊。璉標下趙興白貴統銳師四面夾攻。皆殊死戰。白貴戰沒。清師大奔。追殺二十里。烏金王幾獲。北渡甘棠遁去。留守于北門待督師還。交相勞苦。是日三月二十二日也。督師遂列營榕江。諸帥分大小兩路而軍。桂當郝賊之亂。監司府縣俱散。留守悉令還署舍。撫順荒餘。